

明辨正邪的水結晶 |

善念及惡念的對比

(上承自第1頁)

無法形成六角形的結晶。

除了利用此一觀察技術來比較水質外，他們還進行了更廣泛的探索。首先他們以蒸餾水為對照樣本

(僅有簡單的結晶)

，然後對其播放不同的音樂，以作更進一步的觀察。結果，聽過傳統上被認為是優美音樂的水樣本，皆形成了以六角形結構為基礎的燦爛結晶，圖2即是欣賞過巴哈音樂(Goldberg Variations)後的水結晶。相反地，歌詞不雅的現代重金屬音樂具有使水的成型結晶產生解體的效果(見圖3)。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在對照樣本的水瓶外貼上不同的字樣之後，竟也呈現了截然不同的結果。貼上

“天照大神”字樣之後所觀察到規則的六角型水結晶，貼上“惡魔”字樣後則結果醜陋。圖4與圖5分別是貼上“感謝你”與“殺了你”字樣後所觀察到的，而貼上“你笨蛋”字樣的觀察結果非常類似圖3。

這些實驗結果顯示，大自然是有一定的標準在衡量著一切，從水質、音樂、善惡到神魔，無所不

包；人們對正邪的標準已變得似是而非、模棱兩可，但水卻能夠“清醒”地分辨。這難道不是一種諷刺嗎？難道不值得思索嗎？

此外，江本勝等人也進行了意念方面的實驗。他們邀請了五百位波動學會的學員在約定的時間從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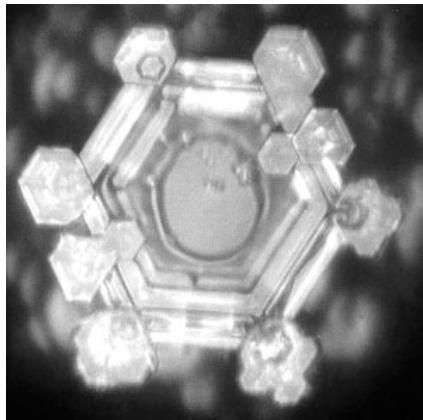


圖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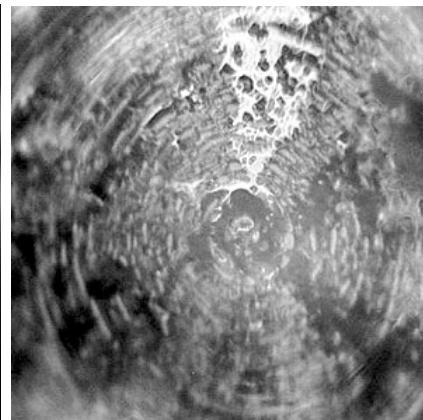


圖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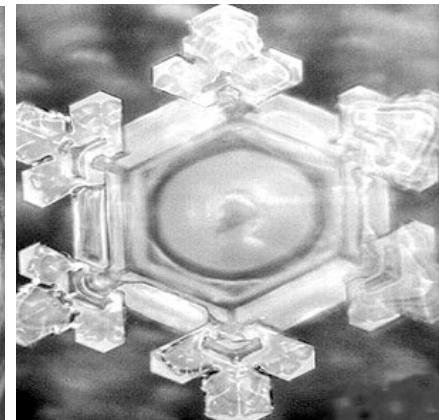


圖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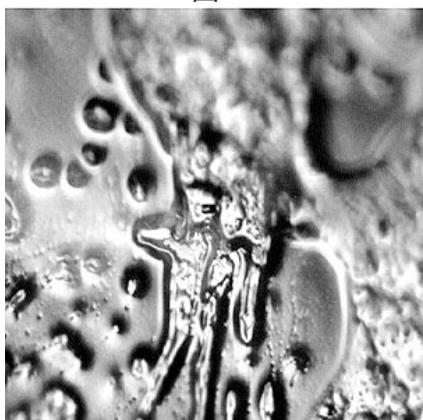


圖5



圖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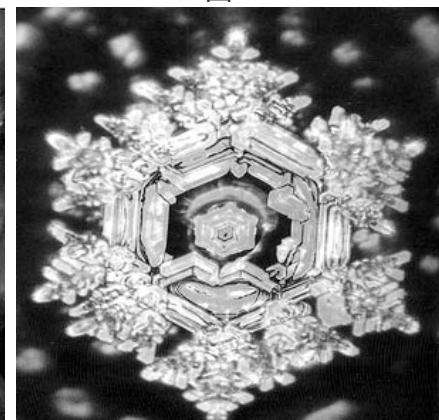


圖7

各地發出良性的意念到他們辦公桌上裝有東京自來水(散亂而不成形的結晶)的杯子，結果這些良性的意念使原本醜陋的自來水結晶形成了完整又漂亮的六角形結晶！而另一個意念的實驗是在Fujiwara水庫進行的。他們先取得該水庫

的水樣本(其結晶如圖6所示)，然後延請壽寶寺的住持對該水庫誦經一小時，之後再取得水樣本作觀察，結果他們觀察到了一個璀璨瑰麗的結晶照片(圖7)，顯示該和尚的誦經已經淨化了水庫的水質。

這也同樣證明人的意

念是有豐富的功能的。雖然現代科學還搞不清楚它的存在形式，作用方式，甚至對之不懈一顧。但它確確實實是存在的。並且人的善念或惡念傳遞著訊息，影響著我們的世界！



後來將他的詩文編入了《全唐詩》和《全唐文》，共計文七卷，賦五篇，詩一卷六十九首。唐太宗曾經說：“朕的辭令，如果對百姓有益的，歷史總會記住的，便可流芳百世了。如果沒甚麼好處，編成集子又有何用？”梁武帝、陳後主(即滅於隋的南陳最後一個皇帝陳叔寶)、隋煬帝都有文集傳於世，那個也沒有能挽救其滅亡之厄運！做人主怕的就是沒有德政，要那些文章對社稷有甚麼用！”唐太宗在這裏擺正了自己的位置，即皇帝，皇帝應該做甚麼，和文人應該做甚麼，分得一清二楚，其明智的言論今天聽來仍然充滿了真知灼見。

歷史故事——不編文集的唐太宗

唐太宗的詩文水平很高，但由於他的謙虛，在世時一直沒有讓人編他的詩文集子，所以後人對他的詩文水平了解較少。其實，他的作品是有相當的水平的。

唐太宗雖然詩文都有成就，但他卻不重文名。清朝人

世界上最難破解的謎

安第斯山脈下的史前地下隧道

1942年3月，羅斯福總統從刻不容緩的日程表中抽出寶貴的時間，會見了剛剛從墨西哥的恰帕斯州進行考古研究回來的戴維·拉姆夫婦。拉姆夫婦給總統帶來一個驚人的消息：他們終於發現了，傳說中守衛墨西哥地下隧道的白皮膚的印第安人。

據拉姆夫婦回憶，當他們橫穿當地密林時，被一些皮膚呈藍白色的印第安人包圍，並要求他倆立即按原路返回。而他們早就聽說，在恰帕斯的腹地存在著早已荒廢的瑪雅人城市。在這些城市地下分佈著構成網絡的隧道，他們此行的目的就是

要查出這種傳聞的真相。17世紀，一位西班牙傳教士發現了中美洲危地馬拉的一條地下隧道。從地圖上看，它位於安第斯山脈地下，長達1000公里以上。為了保護隧道，待將來人們掌握了足夠的科學技術再來開發，這些被發現的地下隧道的入口又被秘魯政府封閉並嚴加看守，它又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德國作家馮·丹尼肯曾進入過這個隧道。在隧道中，他極其驚訝地見到了寬闊；筆直的通道和塗著釉面的牆壁。多處精致的岩石門洞和大門，加工得平整光滑的屋頂與面積達兩萬多平方米的大廳，還有許多每隔一定

距離就出現的平均1.8米至3.1米長、80厘米寬的通風井。隧道內還有無數奇異的史前文物，包括那本許多民族遠古傳說中提到的金書。隧道那種超越現代人類智慧的嚴密、宏大與神奇；使這位以想像大膽著稱的作家也驚得目瞪口呆。他毫不懷疑地認為，這是我們這個世界上最宏大的工程；也是世界上最大、最難破解的謎。

丹尼肯拍下了幾張有關隧道的照片。但他拒絕透露更多的細節。他認為隧道是用高科技的超高溫鑽頭和電子射線的定向爆破以及人類現在還不具有的某些技術開鑿成的。